

我人

我从战场上归来



唐师曾 著

知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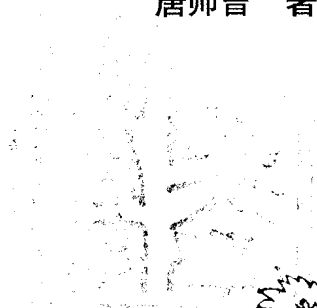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1 1542 5



我从战场上归来

唐师曾 著



知识出版社

北京·1994



(京)新登字 18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从战场上归来/唐师曾著。—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4.10 ISBN 7-5015-1252-3
I. 我… II. 唐… III. 海湾战争(1991)—史料 IV. D8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1979 号

我从战场上归来 唐师曾 著

特邀编辑	甘琦	责任编辑	黄巍 武齐
版式设计		封面设计	张慈中 等

出版 知识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装 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北京新华彩印厂

字数	120 千字	图片	52 幅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版次	1994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 1994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5-1252-3/E·23		
册数	1—10000	定价	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从战场上归来

李德生

一九九四年八月一日



当年指挥过上甘岭战役的李德生老人看过书稿后感慨地说：“这么能干的年轻人，是我们中国的宝贝！”于是他以八十高龄信笔疾书了——“我从战场上归来”！

——摘自许延滨《多余的话》

60658/13

萧乾序

五十年代，每当学习会上听到有人振振有词地批判个人奋斗时，我心里就嘀咕：难道这社会只容得下“叫干啥就干啥”的听话干部吗？七十年代初在咸宁干校有位专攻古典文学的五七战士在床铺底下藏了几本线装书。于是，早晨“天天读”时就有积极分子十分激动地指责起他的“白专道路”。在“斗私批修”时，甚至任何个人兴趣都在贬斥之列。

那时我常想，社会有如一辆大篷车，个人的追求也是轮子的转动。倘若轮子都成方形的了，这社会还如何前进！

命运（或者说组织上的安排）原是要“唐老鸭”——师曾站在黑板旁执教鞭的。偏偏这不尽合乎他的理想。他嫌那天地太窄，变化太少。他的志向在于背上一台摄影机去闯四方。

照过去，这可是上好的批判对象。喝，分配你教书，你不安心工作，竟敢胡思乱想，岂不又是一位正好揪出来示众以儆效尤的反面教员。

可是当他闯进新华社摄影部的大门时，徐佑珠主任不但没硬赶他走，更没通知原单位叫他上大批

判栏，反而对他表示热情欢迎，为他创造最好的条件，重用他，放手让他去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事实证明，他个人的理想与集体事业非但不矛盾，而且是大篷车与轮子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理想只是个目标。实现理想则还有赖于毫无保留地拿出个人的才智、天赋和血汗。这也正是有所追求与好高骛远的不同之处。

“唐老鸭”进入新岗位之后，可以说是豁出命来干的。山西地震，淮河水灾，尤其是比高技术的海湾战争，他都背了相机，站在第一线上。他不但摄影技术好，笔头快，能吃苦，有胆识，而且善于同人（包括洋人）打交道。谁不喜欢这个高大结实、亲切、爽快的小伙子！

如今，他要我为他这个集子写个序。

我向来最怕为人写序了，总是千方百计地推辞。然而这位非凡的年轻同行一定要我为他写个序，实在不容推托。

世界在前进。祖国在前进。他还有几十年可闯荡。我这名新闻阵线上的老兵祝他路子越闯越宽，同时，越写越有深度。希望继“唐老鸭”之后，还将出现“张老鸭”，“李老鸭”。让中国的新闻事业真正走向世界。



自序

我是摄影记者，不会写文章。海湾战争中，由于战时法规对摄影采访的诸多限制，逼得我不得不另辟蹊径，在拍照、冲洗、放大、传真之余操起钢笔，想不到因此受到新华社总编室的通报表扬而成骑虎之势。其实我写得很臭，只不过代表十二亿中国人在恰当的时间到了个恰当的地点。如果没有新华社摄影部不停地踢我的屁股，我绝不可能趴在吉普车的引擎上，蹲在长途采访的旅途中以膝代案，一篇一篇地写；如果没有我老板斧正润色，我战时的急就章现在也肯定见不得人了。

由于斯巴达式的身体健康、生活简单和心情上的海阔天空，海湾战争爆发前，我被选作新华社越境作战的“伞兵”派往巴格达，从此成为战时涉足国家最多的中国人。只可惜我资质愚钝，不得不倾全力于战事而无暇他顾。我到过伊拉克没游览空中花园，到过以色列没拜谒伯利恒，到过约旦没游死海，到过埃及却不知金字塔为何物……聊以自慰的是，作为最后一批撤离伊拉克的中国人，我坚持用“新华社巴格达”电头发稿到最后一刻，使我的国家及时知道那里

发生了什么。

在与伊拉克共和国卫队行完吻腮礼之后，我又戴上纸叠的犹太帽与以色列国防军并肩缩在“爱国者”阵地后等“飞毛腿”，从而幸运地成为往来交战双方并与这对宿敌同食共饮的唯一者，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使用以色列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中国人。

回到北京，我国唯一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战地采访的新闻界老前辈萧乾先生鼓励我将战时激情扩写成一本小书，他给我写序。于是我坐下来准备动手大干一场，就连在淮河采访水灾也没停手。可我生来有个坐不住的尖屁股，没干三天就泄了气。关键是我已失去了战时的激情。我深知，一个人只有面对死亡时，才能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品质和能力。呆坐灯前，昔日的记忆无比奇妙：血汗、梦想、死亡、荣誉……夜静更深，我日复一日徒劳地等候再赴前线的军令。

多亏一帮朋友软硬兼施地逼我，几经增删，总算坐在万圣书园的硬板凳上，对着青面獠牙的蓝鬼，做完了这份比打仗还折磨人的功课，从而使我这个世纪之战的见证人得以将个人的所见、所闻、所触、所感看似慷慨地拿出来与更多的人分享。我不要求本书成为一部既有注释、又有索引的鸿篇巨著，我只想把我那点儿不掺假的玩艺，老老实实在奉献给大家，以对得起我所经历过的历史，并以此感谢帮助过我的同学、同事和朋友。

目录

萧乾序	[1]
作者自序	[3]
许延滨《多余的话》(代跋)	[233]

1. 从雪山到火海 [1]

盛夏。可可西里无人区大雪纷飞。“美国之音”干瘪的声音播送了一条令我灵魂出壳的消息：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我一个猫跳钻出帐篷，在雪地上连打三个滚，面对雪山长跪不起……

2. 上下同欲 [5]

孙子曰：“上下同欲者胜”。由于我的“新华”自上而下的炮火支援，我以“铁脚、马眼、神仙肚”有幸成为越境飞行的“伞兵”。

3. 飞往巴格达 [10]

12月20日，1990年。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更迷人的了。我真不明白妈妈和妹妹干吗抱着我大哭。海明威说过：“我们都准备献出生命，但只有少数人入选。”

4. 并非天方夜谭 [15]

我被告知在这里干活得守规矩。一名不规矩的苏联记者死于车祸；英国记者巴佐夫特被绞死。《培尔·金特》中

说：“当狼群在外边嚎叫时，最保险的是跟着一起嚎。”

5. 在巴格达，为一张照片 [21]

听到背后士兵的怒骂和追赶我的皮鞋声，我兀自佯装不知，紧贴着德奎利亚尔一行往里蹭。我确信这时没人敢开枪，身后上百名记者正等着出新闻哩。

6. 临近摊牌的巴格达 [28]

出租汽车司机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因为这座城市和它的 350 万人口将不复存在。”书店里正出售新版伊拉克地图：科威特是它的一个省。街上飞跑的科威特汽车用的是伊拉克科威特省的牌照。

7. 六百记者云集安曼 [37]

两名日本记者在死海附近拍照被约旦伞兵扣留七个半小时。两位老兄却洋洋得意：“因为每扣一次，就等于一枚勋章。”而我早已习惯双手举着相机紧贴在后脑勺走向端枪的大兵。

8. “打起来了！” [42]

战争爆发之际，我正接到新华社总编室的通报表扬。犹如一名因偶然负伤而得到紫心勋章的伤兵，我准备去边境。

9. 安曼祈祷和平 [46]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我却安然坐等在这块“中东的瑞士”。我向北京写道：“作为士兵，我以极不赞成的心情执行这项命令。”

10. 鲁威谢德难民营 [50]

在大漠尽头伊拉克、约旦边境上，几十顶简易帐篷在风沙烈日下毫无生气。一位端 M-16 步枪的士兵大踏步走来，一把夺走我的尼康相机。

11. 贝卡难民营 [57]

“贝卡”是阿文小山谷的意思，从南黎巴嫩到约旦河谷地，这种小山谷不计其数。成千上万失去国土的巴勒斯坦人就散落在这片沙漠绿地上。在这场战争中，巴勒斯坦人是国际社会最倾向萨达姆的社会力量。

12. 告别约旦 [62]

从“前线国家”的约旦迂回前往阿拉伯的宿敌以色列，单枪匹马颇有些孤身虎穴的悲壮错觉。同事说，别人是看好了落脚点再起跳，我这只鸭子是跳到空中再找落脚点。

13. 另纸签证 [66]

隔着以色列使馆小隔离室的防弹玻璃，我直视着大秃顶的眼睛，缓慢地说：“我是个和平主义者，这个古老的学派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历史可能比犹太教还长。”

14. 从拉纳卡到本—古里安 [69]

瘦高个男子鬼鬼祟祟地进了咖啡厅，象接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示意我跟他去。在候机厅厕所旁，已聚集起十来个旅客。这一天，仅有一架风雨飘摇的小型私人飞机载着14人在特拉维夫降落。

15. 生活在面具后面的以色列 [73]

参加影展开幕式的来宾人人屁股后面挂着一包防毒面具，捂着屁股在展厅里发呆。在耶路撒冷犹太圣殿内和哭墙下，成千上万的犹太教徒身背防毒面具，冒雨祈祷。

16. “飞毛腿”袭来之际 [80]

“对女人尊重，对弱者怜悯，对荣誉渴望”的骑士精神促使我站在楼顶，哆哩哆嗦地反复拍摄“飞毛腿”的轨迹。

为表彰我病态的勇敢，加拿大记者乔奖给我一个“多姆克”摄影包。

17. 戒严中的加沙 [88]

一扇门猛地打开，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举着一只活老鼠，冲上街头。各国记者蜂拥而上……

18. 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95]

这是一次以杰里科为中心的冒险。我由此彻底体会了游击队员的浪漫英雄主义。三年以后，这里终于自治。

19. 坦克，进攻！ [101]

在当代陆军中，以色列国防军是唯一百战百胜从未吃过败仗的军队。迄今为止，我是唯一与这支骄傲的部队一起行动过的中国人。

20. 耶路撒冷 [112]

上帝说：“圣地是不卖的。”我有幸成为第一个使用“新华社耶路撒冷”电头的中国记者。

21. 重返拉纳卡 [126]

看着烟波浩淼的地中海，我本想忙里偷闲抒抒情，可刚把自己绑在座椅上就酣然入梦。一觉醒来，小飞机已象雨打的耗子落在拉纳卡。

22. “我要上前线” [129]

我最烦等，什么在约旦待命，在哪哪待命。我仿佛听见亨利四世的嘲笑声：“上吊去吧！我们已经在郎德勒西打起来了，可你却不在。”

23. 烙饼 [133]

在为约旦和巴格达大使烙了半个月饼后，我发现自己成了双下巴的罗马皇帝。重返巴格达前夜，郑大使揪住我的摄影背心：“鸭子，你哪也不象个外交官，倒象个马戏

团的。”

24. **我和河野** [137]
河野含泪将一大包美军战地急救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
25. **“死亡之路”** [142]
我固然担心会撞上美国人的炸弹，更害怕被共和国卫队识别出来送上绞架。因为我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公开曝光的中国记者，而今又胆大包天回到伊拉克。
26. **我们的家** [149]
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院子里也落了一颗炸弹。曼苏尔区的富豪子弟开始学骑自行车。两个神色慌张的人问我支持布什还是萨达姆。
27. **劫后巴格达** [157]
瘦得象眼镜蛇的斯文男子指挥我拍摄巴格达的废墟。黑市美元一日三变。看着弹坑旁拣木柴的儿童美丽纯洁的大眼睛，我不禁珠泪潸然。
28. **去南部——什叶派地区烽烟又起** [165]
我对安全官员解释说我需要有些活动的人作前景，他强硬地说：“这我不管，但决不许拍军人。”
29. **去北部——库尔德难民逃难记** [175]
诚惶诚恐的库尔德人象惊了枪的兔子。腐烂的尸体引得群蝇乱舞。士兵从齐肩高的车帮向外探着脑袋，象运往菜市场的竹篓里的一群鹅。
30. **撞车、撞车、再撞车** [186]
临行前，一位气功师哥们儿给我占了一卦，说我海湾之行无大凶，但车祸不断……
31. **海湾战争中的北大人** [190]

当我们一行四人聚在曼苏尔附近的一个大弹坑旁时,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话:“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32. 罗伯特·卡帕! [195]

在参加了所有现代战争之后,卡帕在印度支那的热带丛林中踏响了地雷。就在他的躯体被自下而上地撕成碎片之际,还本能地按下快门……

33. 新闻检查 [200]

老鲍勃问我为什么来学习,我说是我老板硬逼的。老鲍勃大惑不解,问我想去哪儿,我从牙缝里迸出“Beirut(贝鲁特)”。

34. 再见巴格达 [208]

战争结束了,我们还活着……

附录一 刘忆分《鸭子这家伙》 [212]

附录二 孙伟《中国记者在海湾》 [222]

附录三 徐佑珠《大街上拣回一个宝》 [226]

1. 从雪山到火海

只有先会飞，才能拥有
一副翱翔的翅膀。

——以色列伞兵

我们的北京吉普咆哮着冲上封冻的通天河，坚冰在脚下隆隆震响。虽然早已是盛夏，可在平均海拔五六千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还是大雪纷飞。眼前，长江之源格拉丹冬雪峰傲然耸立，铅灰色的冰塔林闪烁着沉重的寒光。脚下，晶莹透明的西金乌兰湖平和如镜，宛若一块蓝色的冰。

此次探险，我是作为替补司机加入可可西里探险队的。为此，行前特地在警察学院强化训练了三个多月。此时，炽热的阳光穿过吉普风挡，强烈的紫外线将我的脸剥去一层皮，用手一碰便纷纷扬扬。由于空气稀薄，一行人全都患了右心室肥大和红细胞增多症。75马力的北京吉普由于缺氧，输出功率竟不足40马力。持续的高寒缺氧加上没有新鲜蔬菜，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高高肿起。为止痛，我不时将脸贴到冰凉的相机上，莱卡的冷钢激起我无限的遐想：从“乞力马扎罗的雪”到“走出非洲”。

八三年大学毕业时，我曾找到燕山脚下某坦克师申请当装甲兵，可他们硬说我是近视眼，在给了我两个包子一碗鸡蛋汤之后，礼貌地把我送出了兵营，使我这个胖乎乎的职业自由主义分子终生失去了参加陆军的机会，只能远远地羡慕那些因战斗致残的英雄。龟缩在中国政法大学讲授了近四年的战争史后，终于在八七年通过新华社摄影部招聘考试，被当作“大街上拣回来的”孩子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我崇拜富于冒险精神的悲剧式英雄，凯撒、巴顿和踩上地雷还要再按一下快门的卡帕。我生性执着地追求亲身体会，为了获得某种体验而不惜冒险，以此显示自己的勇气。

两天前，派我来世界屋脊玩命的摄影部副主任林川，托补充给养的油罐车给我带来一箱胶卷，想不到中间还夹带着个松下RF—10短波收音机。8月3日，我和《民族画报》摄影记者凌风正缩在帐篷里听新闻，“美国之音”干瘪的声音播送了一条令我灵魂出壳的消息：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我屏气凝神生怕漏掉半个字，直到转播时事经纬，我才一个猫跳钻出帐篷，在雪地上连打三个滚，面对雪山长跪不起……

我们的社长穆老头把“摄影”比作新华社的一个翅膀，我作梦都想当翅膀上的硬羽毛。缩在鸭绒睡袋中，我打着手电起草去海湾的申请。

“尊敬的部领导社领导：

新华社正在步入世界性通讯社的行列，中东是

最好的突破口。中东位于三洲交汇五海包围之地，集地理、历史、宗教、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矛盾于一身。古老的大河文明、金字塔、巴比伦与石油命脉纠缠一处。帝国主义殖民经济不得人心，白面孔的美联、路透在阿拉伯世界不如中国受欢迎。

我八三年毕业于北大国际政治系，曾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大战史近四年并获讲师职称；八八年毕业于新华社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九〇年毕业于警察学院驾驶学校。身体健康曾达北大锻炼标准。盛夏走过长城，严冬爬过雪山抓熊猫，世界屋脊探过险，在摄影部新闻中心从事突发事件报导三年半，有丰富的“闪击”经验。无妻儿恋人拖累，最适合飞往中东采访战争。我决心为新华社争光，报答人民哺育之恩。”

就是这篇用军用“小八一”电台发出的明码电报，日后竟被传为血书。其实我这人最怕见血，更何况在海拔六千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连氧气淡水都不够，哪挤得出多余的鲜血。

我又连夜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请新华社军分社王建民帮我准备防弹背心，另一封让技术局袁满到北大国际政治系预借有关海湾危机的书籍。

熬过一个不眠的寒夜，我仿佛已飞过寒光闪烁的布堪达坂雪山，来到炽热的中东沙漠。

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以欧洲为中心，把由近而远的东方各地称为“近东”、“中东”和“远东”。这一政治